

浅析怪诞小说《金罐》中的“变形”手法

摘要：《金罐》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思潮中的一位代表作家 E.T.A.霍夫曼的作品，这部小说的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怪诞的特点，这种特点的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变形”手法的运用。小说中的“变形”既有人变为非人，也有“非人”变为人，两种“变形”都是一种受到了诅咒的“异化”。小说也正是通过这种变形手法的运用将小说中的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交织起来，并提倡用幻想世界的“诗性”与“疯狂”拯救现实世界的庸俗与贫乏。

关键词：《金罐》 E.T.A.霍夫曼 怪诞小说 变形 现实与幻想

正文：提到“变形”，很多人可能会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这部作品，然而“变形”却并不是现代主义的专属，事实上，从远古神话开始，“变形”便成为了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常用手法，而且“变形”手法的运用，在历史上，从早期到现代也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也专门研究过，在此不做过多赘述。作为一部怪诞童话小说，《金罐》当然也不会错过“变形”这种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手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金罐》这部小说中的“变形”手法的运用也是非常独特和成功的，下面我就针对这一方面对此作品进行一个初步的探究。

在开始探究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一个问题，那便是，什么是“变形”？我们该如何定义它？因为本文是就文学作品而谈的，因此对于“变形”在其它领域的定义我就不做过多探讨。从字面意思看，“变形”即意味着外形、形状的改变。文学理论术语中的“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违反常规或事理中创造意象的方式。因此“变形”是一种创造“意象”的方式，这种“意象”是在其原有本体的外形、形状上，进行了一种违反常规或事理的改变的产物，而这个原有本体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所以“变形”的结果既可以是人变为非人，也可以是非人变为人。

《金罐》中“变形”手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人物身上：一个是绿蛇——塞佩狄娜；另一个是档案保管员——林德霍斯特馆长，两人在小说中是父女关系。这两个人物的“变形”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塞佩狄娜是由人变形为蛇，而林德霍

斯特是由蝾螈变形为人，即前者是人变为非人，后者则是非人变为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变形”都是因为受到了诅咒：塞佩狄娜是因为父母的罪恶而受到诅咒，出生后便以蛇形显现；而林德霍斯特馆长（塞佩狄娜的父亲）是因为在他还是充满灵性的蝾螈时，爱上了一条诞生于火百合内的绿蛇，他充满爱意的拥抱使得绿蛇失去了生命，因而受到了诅咒，被贬入凡尘沦为庸俗的人。从这两种“变形”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小说中，无论是人变为非人，还是非人变为人，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异化，而且林德霍斯特馆长的“变形”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堕落，因为对于小说里的童话世界来说，那里的蝾螈是充满灵性的、高贵的，是神的后代，它生活在永恒、纯真的世界中；而人则是堕落、沉沦的，生活在庸俗、贫乏的世界里。因此，对于由非人变为人的林德霍斯特馆长来说，由蝾螈变为人无疑是一种堕落，这种反向堕落的“变形”其实也正是《金罐》不同于以往童话小说的地方之一。

那么小说中的“变形”手法的运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从两个方面谈谈我的理解。第一，我们可以从小说中的两重空间来解读。不言而喻，小说中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以林德霍斯特馆长、塞佩狄娜为代表的童话中的世界；而另一个则是以保尔曼副校长及其女儿为代表的现实中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小说中，一方面是充满矛盾、不可调和的，另一方面又是交织在一起的。那如何打通这两个世界，让这两个看起来充满矛盾、不可调和的世界交织起来呢？“变形”似乎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部小说正是通过将塞佩狄娜变形为蛇、林德霍斯特变形为人，并将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与小说主人公，现实中的人——安泽穆斯联系起来，从而将这两个世界打通了。然而，虽然“变形”能够将这两个世界交织在一起，但不代表这两个世界就没有各自的独立性，小说中这两个世界的界限还是很清晰的，而且可以发现在很多处出现了当两个世界就要重合的情况时，情节的一个回转便又会将它们分开，由此出现一种现实与梦幻不断交替的现象，凸显出小说的故事情节的曲折性，也给我们呈现出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塞佩狄娜在小说中充当的形象入手。我们都知道，塞佩狄娜是因为受到诅咒而变形为蛇的，那么她如何才能重新变回人呢？小说中的这样一段描写给出了答案：

“在那个人们普遍心胸偏狭的艰难时代，有个青年听到她们的歌声，如果其中一条蛇用她明丽的双眼看见他，如果这目光在他心中点燃起对于遥远的奇艺国度的向往之火，那么一旦他摆脱开世俗的拖累，他就会奋力奔向这个国度。如果因为对于蛇的爱慕而在他心中产生对于自然神力的狂热而现实的信念，并

且坚信他本人也具有生存于这种自然神力的狂热的现实信念，那么蛇就会成为他的妻子。”

也就是说只有当在庸俗、偏狭的时代里，有那么一位充满“诗性”的青年，爱上了这条拥有明丽双眼的绿蛇时，塞佩狄娜才能获得重生，并且能和这个青年一起回到这个永恒梦幻的国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塞佩狄娜在小说中充当的其实是一个救赎者和自救者的形象。一方面，她可以救赎庸俗时代里的“诗性”青年，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救赎她也能实现自救，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青年和塞佩狄娜其实是互为救赎者的。然而，这也引发出一个问题，庸俗现实里的青年所代表的现实世界，和纯真、善良的塞佩狄娜所代表的幻想世界，这两个世界真的可以互相救赎吗？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实世界是庸俗的、贫乏的，甚至某种意义上说是堕落的，而幻想世界虽然是美好的、纯真的，但却是不可到达的、荒诞的（霍夫曼小说的怪诞也正体现了这两点，因为太过怪诞，反而突显其虚幻和荒诞的本质），我们该如何协调这两者的矛盾呢？小说似乎也给明了答案。在小说中，有一个短语和一个词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童稚般的诗人气质”

“疯狂”。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学生安泽穆斯是这两个特质的集中展现，他富有诗性，纯真、浪漫，显得与庸俗的现实格格不入，常被人讽刺“精神失常”。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诗性”青年最终实现了从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抛却了现实世界的庸俗与丑恶，成为了永恒的梦幻国度中的一员。这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很符合童话小说的结局，但如果仔细想想，这真的仅仅是童话吗？或许它所反映的现实的困境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焦点。其实小说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就一直在给我们解答这个疑问。小说里那些怪诞的场面、离奇的故事，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提醒我们“想象”与“诗性的眼光”的重要性。就像小说的主人公——安泽穆斯一样，他为什么能从现实世界进入梦幻世界，正是因为他保有着一种人最纯真、浪漫的、“疯狂”的情怀，以充满诗性的眼光和天马行空的想象看待世界，因而能从贫乏、庸俗的世界中寻找找到童话世界的痕迹，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世界是可以拯救的，“诗性”和“疯狂”便是这样一种拯救的方式。

参考文献：

[1]、马园萍著，《追求与探寻－试论西方文学中的变形问题》，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院，2010-4-9，P3～P5 页，P13～P17 页，P30 页

[2]、霍夫曼著，朱雁冰译，《斯居戴里小姐》，译林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 1 版，P201 页，P210 页

[3]、余凤高，《金罐》－重温失去的感情，《中华读书报》，2012 年 11 月 21 日，第 20 版

[4]、聂珍钊主编，罗艺校对，《外国文学史（二）17 世纪至 19 世纪初期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六编“19 世纪初期文学”第一章“德国文学”第二节“霍夫曼”，P192 页

总评：论文题与论文的内容基本相符，结构完整，语言比较流畅。摘要反应了文章的主题内容，对研究对象给予简短的叙述。较清晰、明确。关键词较准确、简洁。论文条理清晰、说理较充分。从内容看，作者对原著比较了解，也收集到了相关的资料，但如何通过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在资料引用方面较弱。